

12 年前，我还在刑警队的时候，见证过一场「神级审讯」。

而审讯人，是一个刚入队不久的警校实习生。

那件事之后，我一直无比庆幸一点——他是警察。

一场暴雨冲塌了郊区的山包，露出一截红鞋子，随后发现那一具无名女尸，死状惨烈，报案人吓得魂不附体。

尸体藏在矮树林里，距离土路二十多米。

大雨破坏了尸体身上的痕迹证据，加上道路泥泞，无法提取脚印，可采集的线索非常有限。

女尸穿着孕妇棉服，衣裤全是血，呈大字型倒在地上，颈部留有明显勒痕。

曹队道声「得罪」，拨开衣服下摆，我们这才看清，尸体肚子竟被利刃竖向剖开，腹中胎儿已然遗失！

看着这番惨相，饶是初春，我也惊出了一身汗。

倒是小杨比预想的冷静。

经排查，现场没有遗留凶器，也没有能够证明尸体身份的信息。

十二年前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指纹、DNA 记录和天眼系统都不完善，只能用土法子——辨认尸体特征，核对失踪人口报案记录。

女尸三十岁上下，面容白净，明显是室内工作者。棉服口袋有一张洗过的小票，只勉强认出购买了狗皮膏，6 片一盒；另有一支聚乙烯醇滴液，已经用了一半。

只有这么点信息，很难确定尸体身份。

小杨却提了一句：「何哥，会不会是会计。」

这话把我说蒙了。

他指着聚乙烯醇解释：「这是一种人工泪液，一般用来改善眼部干燥。狗皮膏药可以消肿止痛、活血祛湿，但孕妇忌贴腰腹，如果被害者买来自用，只会贴手脚或肩颈。取证的时候，我在她右手虎口和袖管处，闻到了一股很淡的红花油气味。」

小杨总结，以死者的年纪，同时患有干眼症、颈椎病和腱鞘炎，是会计的可能性很大。

「当然，」他补充道，「只是猜测。」

小杨的猜测过于大胆，病症无法确认，凭这个推断女尸身份，很容易干扰办案思路。

我感觉他还观察到了别的东西，但他话不说满，显然在留后路。

让人意外的是，四天后，一位老太太报案，称联系不上儿媳妇。失踪者叫苗青，二十八岁，怀孕已有 36 周。

职业是——某地产集团会计。

几乎同时，距案发现场 3 公里外发现弃婴。

孩子是早产，尸体瘦小干瘪，被棉麻床单裹着，身上干干净净。

经 DNA 比对，正是苗青遗失的女胎！

通知老太太认尸时，苗青的丈夫才从外地赶回来。他是个小包工头，在县上接了活，春节后就去了项目场地，只和老婆通过两次电话。

本来，老太太准备节后搬来市里，照顾儿媳待产，但老伴意外摔坏了腰。等她处理好家里的事，已经联系不上苗青了。

苗青的丈夫大她八岁，生了张苦力人的黑脸膛，一双手布满老茧和疤痕。他低头捂着脸，指缝里全是泪。

「咋回事呢？过年都好好的，我就是出去做了趟活，咋个回来人就没了？娃娃也没了……咋回事嘛？」

咋回事呢？

一句问话，沉甸甸撞在所有人心坎上。

尸检报告显示，苗青死于 3 月 8 日晚 8 点到 10 点，双手上臂有大片淤痕，死前服用过安眠药，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。

凶器不是绳索、皮带等硬物，更像是围巾、长毛巾这样的软布料。

苗青的胃里有没消化的草莓，我和小杨以案发现场为圆心，辐射周边，在 6 公里外，摸排到一片新建的草莓园。老板看过照片后表示，案发当天，苗青是和另外两人自驾去玩，一个是个跛脚男人，另一个也是孕妇。

两个孕妇几乎全程闲谈，男人鞍前马后，又是摘草莓，又是递水，看起来其乐融融。

六点后，三人没吃晚饭就离开了。

曹队敲响黑板，上面贴满了便签条：「这两个人肯定是苗青的朋友，为什么留她一个人在郊外？是发生了什么，苗青要求下车？还是两人合谋杀了她？」

不论凶手是谁，第一要务就是找出那两个人。

苗青的手机遗失，她丈夫忙于工地，对老婆的社交圈并不熟悉，我们只能从地产集团入手，排查和她走得近的男女。

很快，目标锁定在一对年轻夫妻身上。

男的叫李光吉，三十一岁，置业顾问，和苗青属同一家公司不同项目部。因工作关系，两人接触频繁。

据同事称，李光吉是个大暖男，知道苗青有干眼症，还送过她一瓶眼药水。

女的叫姚婷，二十八岁，目前赋闲在家。

李光吉出生寒门，姚婷则是书香门第。

两人同校，李光吉大姚婷两届，曾任职院团委副部长，备受姑娘青睐。姚婷在优渥的环境下长大，单纯烂漫，对李光吉十分着迷。

我和小杨找上门时，只有李光吉在家。

他跛着条腿，右手缠着纱布，正在做饭。开门的时候，手里提了把寒光四溢的菜刀，差点吓我打个激灵。

让我们进屋，李光吉回了趟厨房，将门带上。

我也不讲客套，直截了当问他 3 月 8 日当天的行程。

李光吉相貌端正，或许是职业需要，笑起来很亲切：「妇女节嘛，我带婷婷和小苗去草莓园玩。出发时间大概是中午一点，那天特别堵，三点多才开到那个地方，一直玩到太阳下山。」

我问：「你们一起回的城？」

李光吉却摇头：「小苗跟我们分开了。本来我们要去农家乐吃饭，但我突然接到加班电话，那是个大单，客户催着签合同，我得马上赶去项目上汇总材料。小苗不想耽误我工作，就说自己打车回去，让我和婷婷先走。」

我皱起眉头：「苗青是个孕妇，你就放心留她一个人在郊区？」

李光吉笑得有些尴尬：「我知道这不太礼貌，但小苗家和项目在两个区，我带不了她。而且她下车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条大路，打车不是很麻烦。我着急走，也就不跟她客气了。」

放下苗青后，李光吉送姚婷进市区，姚婷自行回家，而他驾车前往项目，忙到将近十点。

考虑到陪客户可能会饮酒，李光吉没开车，而是带着材料打车去了约定的夜总会，纸醉金迷到凌晨。他担心回家吵醒姚婷，就在附近酒店开了个房，一觉到天亮，次日才驾车回家。

「谁知道，婷婷以为我花天酒地去了，」李光吉一脸苦相，「那天确实有几个小姐，但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只是衣服上蹭了点香水味。婷婷揪着不放，跟我大吵一架，一气之下提着行李回了娘家，现在都没哄好。」

话到这儿，线索似乎断了。

小杨却突然冒出一句：「李先生很会养花？」

我和李光吉都是一愣。

他反应比我快，扫了眼茶几旁的花草，推说只是爱好。

打进门起，我就留意到，茶几旁放着几盆花和两个空花盆，其中一株君子兰尤为惹眼，肥厚的叶片上支着朵红艳艳的花苞，土壤新鲜湿润，显然刚换过。

小杨点点头，意味不明：「君子兰不容易开花，这一盆花苞这么漂亮，肯定精心打理了好几年。」

小杨的发言没头没脑，我刚想打断，就听他补上一句。

「养得这么精，应该知道花蕾期不能换盆吧？」

一句话，让我本能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我立刻想起，苗青的丈夫曾提到，苗青有一条丝巾，冬暖夏凉、物美价廉，平时很喜欢戴。她死后，丝巾就不见了。

没等李光吉反应，我探手搅开土壤，果然翻出一撮没有完全烧尽的纤维！

于此同时，小杨起身向厨房走去。

李光吉顾不上我，噌的一下弹起身，横拦在小杨跟前，怎么都不让他往里进，非说刚才在炒菜，抽油烟机坏了，厨房里全是油烟。

我戴上手套，吩咐小杨硬闯。

李光吉哪里是警校生的对手，三两招就让小杨按回沙发。我指着他，呵出一声「老实点」，吓得他打了个颤。

几分钟后，小杨提出一套厨房刀具。

刀保养得不错，光可鉴人，唯独少了一把剔骨刀。

小杨看我一眼，我看李光吉一眼，后者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

把李光吉带回警队不难，请姚婷协助调查却没那么容易。

姚婷的父亲姚昌远是大学教授，母亲蒙慧琴开了一家女性美学机构，虽然称不上家财万贯，但能量不小。

得知我们因为李光吉而登门，姚昌远直接甩脸。

蒙慧琴正在擦拭一张全家福，上面是姚家三口。她态度稍好，解释说姚婷最近心情不佳，整宿睡不着觉，刚吃了点药躺下，还在休息。

我请蒙慧琴叫姚婷起来，姚昌远突然将手里报纸一摔：「你们现在是要我女儿协助调查还是怎么？是协助，就等她好好睡一觉；是抓人，把拘留证拿出来！」

蒙慧琴忙来打圆场，麻烦我们等半个小时，让姚婷养足精神。

这要求不算过分，姚婷人在家，又是个孕妇，我和小杨守着出入口，不怕出什么幺蛾子。

吩咐保姆泡茶，蒙慧琴拿开矮几上的杂物，请我们落座。我扫了一眼她挪开的药盒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那是一盒安定片，也就是地西洋，主要用于治疗焦虑症及各种功能性神经症，尤其对焦虑性失眠疗效极佳。

我下意识开口：「姚婷吃的是这个？」

蒙慧琴一愣，随即点头。

小杨拨开了那层迷雾：「姚小姐没怀孕？」

蒙慧琴更茫然了：「婷婷……怀孕了吗？」

我和小杨对视一眼，登时警钟大作。

地西洋是妊娠期禁用药，草莓园的老板能认出姚婷是孕妇，她必定已经显怀，蒙慧琴绝对不可能给她吃这个！

细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姚婷一毕业，就背着二老，和李光吉领了证。为这事儿，姚昌远差点跟她断绝亲子关系。

可没多久，姚婷就怀上了孩子。蒙慧琴舍不得女儿受苦，劝姚昌远放下成见，给两个年轻人办了酒席，还送了房子的首付和一台车做嫁妆。

谁曾想，姚婷怀孕五个月时，两人出门旅游，李光吉酒后驾车出事，导致姚婷流产，自己也弄伤了下身，右腿部分神经坏死。在家养了一年多，李光吉还是落下病根，公务员的铁饭碗也砸了。

之后五年，两人再没怀上过孩子。

我这才明白，姚昌远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差：他不希望女儿再因为李光吉出任何事。

这个想法，在看见姚婷时坐实了。

被蒙慧琴搀下楼的女人，纤细、苍白，长发衬着一张巴掌脸，尤为楚楚动人。她顶着对黑眼圈，穿条白裙子，柔弱得仿佛能被风刮跑。

看着那曼妙的身材，傻子也知道：她绝对不可能有孕在身！

姚婷的现身，让案子陷入重重迷雾。

3月8日，她为什么要假装怀孕？

我敏感地意识到，问题的答案，可能跟苗青的死有关！

鉴于姚婷精神不佳，蒙慧琴提出陪同前往。

回到队里，正赶上一辆救护车闪着灯飞驰而出，我拦下一个弟兄问怎么回事。

他叹口气：「死者苗青的家属来了，想把小孙女的尸体接走安葬，曹队领他们去认尸，老太太一看孩子那副样子，犯了高血压，当场昏死过去，林法医就让马上送……」

「什么？」

同僚的话还没说完，姚婷却开了口。

我回头一看，这姑娘直勾勾盯着说话的同僚，脸色煞白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
「死、死了？」

没等我们反应，她竟然两眼一翻晕了过去！

小杨眼疾手快把人接住，我俩急忙送她进医务室。得亏姚婷年轻，不然我还得奔出警队撵救护车。

安顿好姚婷，我顶着一头汗赶回观察室。

一推门，曹队黑着脸抱紧胳膊，透过单面玻璃，目不转睛地观察审讯室。

我趋近两步，发现李光吉竟然在和审讯人员聊「什么户型适合养孩子」？！

审讯室里热火朝天，观察室里如坠冰窖。

我瞠目结舌：「曹队，什么情况？」

曹队的脸臭得像是吃了绿头苍蝇：「看不出来？让人套了。」

我和小杨赶往姚家时，与李光吉相关的所有物证，已全部移交鉴定。同僚一边等结果，一边用老法子和李光吉套近乎，唠家常、聊闲天，试图找出新线索。

谁也没想到，一向管用的手段，栽在了一个置业顾问身上。

他很快掌握主动权，完美避开案情，将话题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。曹队没提醒同僚，就是想看看，这家伙可以操盘到什么程度。

「他很享受，」小杨走近单面镜，看着侃侃而谈的李光吉，「享受操纵全局的快感，这让他觉得，只有他是赢家。」

曹队点头：「年纪轻轻的，没想到这么难对付。」

叫出同僚，曹队开始「晾」李光吉。后者放松身体靠回椅子，转头看向单面镜，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。

我很难说清那笑容里藏着什么，只觉得他冷静得过头。

如果审讯室的小插曲，只让人觉得李光吉「难搞」，那么物证的初步鉴定结果，就把「难搞」上升到了「麻烦」：

盆栽中找到的纤维是棉麻混纺，常用于制作大方巾。但烧得面目全非，无法提取有效信息。

遗失的剔骨刀在小区垃圾站被找回，刀刃缺了一角，刀柄有三组指纹。经采样比对，分别属于李光吉、姚昌远和蒙慧琴。但刀被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任何属于苗青的 DNA。

至于李光吉名下的白色丰田威驰车，经过细致的大清洗，内置全部换新。虽然在后座脚垫下，找到了一根属于苗青的头发，但车内测不出鲁米诺反应。

所有证据，都不成证据。

然而，3月8日晚，李光吉有长达几个小时的「空白时间」！

李光吉负责的楼盘还在开发，工地上只有一个营销中心，别说安保人员，连监控都没有，无法判断他开车进入的时间。几天前，李光吉的电脑硬盘损坏，数据无法恢复，也不能确定他使用电脑的时间。

只在3月9日上午十点左右，邻居看见李光吉驾车驶入小区停车场。

案发当晚6点半到10点半，谁也不知道李光吉在做什么。

面对一桌物证，曹队愁得太阳穴突突乱跳。

「不可能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」我一遍遍翻阅报告，脑子里全是苗青丈夫满脸是泪的模样，「这么明显的丝巾、凶器、时间漏洞，怎么可能逮不了李光吉？」

赶走苗青丈夫，我闭上眼，试图重现案发当晚的情况。

那天，李光吉先送姚婷回市区，又转头去找苗青。两人或许商量好有事要谈，又或许李光吉临时联系苗青，无论起因是什么，他们在北郊重新碰面。

苗青和李光吉没有经济纠纷，但是否存在感情纠纷，却无法确定。

苗青丈夫长年在外，李光吉能说会道，又是个暖男，显然博得了苗青的好感，而他已婚的身份，也降低了苗青的警惕。

五年前的车祸，很可能导致李光吉或姚婷丧失生育能力，无论是谁，都影响了李光吉对孕妇的态度。

为了和李光吉结婚，姚婷能跟姚昌远断绝亲子关系。为了博他一笑，假扮孕妇增加夫妻情趣，也并非不可能。

但假扮的孕妇，怎么也比不上真的。

苗青坐上李光吉的车，喝下加了药的饮料，沉沉睡去。

李光吉或许只是想带走苗青将她迷奸，如果他不育，精液无法查验 DNA，只要小心一点，可以不留下任何证据。但因为体质原因或药量不足，苗青提前醒了。两人发生争执，情急之下，李光吉用丝巾勒死了苗青。

死亡带来的冲击，让李光吉想起了那起九死一生的车祸，也想起了被命运掌控的无力感。

他找到僻静的抛尸点，架起苗青上臂，将尸体转移到矮树林中，拿出以备不时之需的剔骨刀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残忍，却让他兴奋的画面。

正如小杨所说，李光吉享受操控全局的快感。

五年前，车祸带走了他和姚婷的孩子，也带走了「三口之家」的未来。五年后，在那个失控的晚上，他有机会重新掌握局面。

剖腹取胎，将孩子的性命攥在手里，让李光吉找回了错位的自信。

他用丝巾裹住一息尚存的孩子，离开北郊，换下染血的衣服，将早就汇总好的材料带去夜总会，给自己做了个巧妙的不在场证明。

从姚婷的反应看，她不知道苗青已经死亡，但看见李光吉带回家一个血淋淋的孩子，她意识到出了事。

两人大吵一架，姚婷躲回娘家。她不知道应不应该揭发丈夫，日夜被恐惧和焦虑折磨，不得不通过服药入睡。

而李光吉独自在家，有了大把时间处理证据。

我猛地睁开眼，抓起苗青和死婴的照片：「不管我们漏了什么，突破口一定在姚婷身上，我去趟医务室！」

小杨却道：「我想和李光吉聊聊。」

虽然有曹队在，还轮不上我不同意，但那会儿我焦头烂额，直接呛出声：「你经验太浅，明知那混蛋是吃肉的，还往他嘴里送？要是让他知道咱们手里没证据，往下审会更麻烦！」

小杨也不恼，只是道：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」

「还能为什么？心理变态呗。曹队你管管，别让高材生给咱们添乱了。」

撂下话，我顾不上等曹队表态，扭头去了医务室。

姚婷已经醒了，正由蒙慧琴陪着回答女警员的问题。

我和同事换班，提了把椅子在姚婷身边坐下，直切主题：「告诉我，3月8号到底发生了什么。」

姚婷红着一双眼睛，低头不答。

蒙慧琴刚想开口，我抬手示意她闭嘴，将照片拍在姚婷眼前。两张毫无生气的脸映入姚婷眼帘，她尖叫出声，一头扎进蒙慧琴怀里。蒙慧琴火气上头，质问我怎么能这么做，我却只是看着姚婷。

「苗青的预产期就在今天，本来，她应该和老公、婆婆一起，紧张又幸福地等待宝宝出世。她给宝宝取了个小名——『多多』，多福多寿、多姿多彩。但现在，苗青和孩子都躺在柜子里。零下15度，这座城冬天最冷的时候，都到不了这个数。」

蒙慧琴安抚着姚婷，辩称这事儿跟女儿没关系，请我不要骚扰病人。

我不搭理她，指着照片放大声量：「苗青和你一样大，和你一样喜欢孩子，和你一样喜欢吃草莓。你还有无数次草莓可以吃，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八岁。我只想知道，她死不瞑目的那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！」

姚婷浑身一震，回头看着我，眼眶红得像是让刷子擦过：「我……我们……我们去了草莓园，玩到太阳落山才走。」

我问：「后来呢？」

「本来我们要去农家乐吃饭，但吉哥突然接到加班电话，客户催他签合同，他要赶去项目上汇总材料……苗青不想耽误吉哥工作，说她自己可以打车走，我们就分开了。」

姚婷有问必答，我却总觉得有点不自然，又问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

姚婷称，放下苗青后，李光吉送她进了市区，她自行回家，而李光吉驾车去了项目场地，第二天才回家。她发现李光吉的身上除了酒气，还有女人的香水味，坚信李光吉花天酒地了一整晚，跟他大吵一架，一气之下提着行李回了娘家。

和李光吉的口供一模一样。

我加大马力，动之以情地问了第二遍。

仍然一模一样。

但不应该一模一样。

正常情况下，人们因为人生经验、个人性格的不同，对一件事的关注点和侧重点必然不同。所以在描述同一件事时，即使大体一致，细节也会有所差异。然而，姚婷和李光吉的供词，除了几个字不一致，几乎一模一样！

我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：李光吉和姚婷对过口供。

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，他们达成了一致？

就在我试图从假怀孕切入，引出李光吉对孕妇的变态感情时，之前的女警领着两个弟兄推门进来，直接拷了姚婷。

不止蒙慧琴和姚婷，连我都愣了，忙拉着女警退到一边，问究竟咋回事。

女警意味深长地看了姚婷一眼：「她是凶手，李光吉一直在保护她。」

晴天霹雳！

我大步流星赶回观察室，屋里只有曹队，他冲单面镜扬了扬下巴。

「杨锐问出来了。」

我扭头一看，审讯室散落了一地照片，大部分是排查苗青社会关系时留下的无关人员，只有一张分外扎眼：那是另一起案件中，被割喉的女死者的现场照。

照片血水四溅、惨不忍睹。

李光吉低着头，两手紧抱在一起，指节发白。

曹队说，我赶去医务室时，他同意让小杨和李光吉谈，但必须戴上通讯装置，全程听指挥。

小杨要了叠照片进入审讯室，李光吉一眼就注意到了他的「特殊装备」。对李光吉而言，他耍过老干警，应付小杨不在话下。

轻敌，是小杨给李光吉下的第一个套。

聊了两句，李光吉就知道小杨刚从警校毕业，他笑意上脸，反而让小杨不用紧张，表示一定配合调查。

小杨便逐一给李光吉看照片，询问他和他们的关系。

整个过程枯燥乏味，持续了将近五分钟。

曹队没忍住，通知小杨切入正题，他愣了愣，开始手忙脚乱找照片。而这些动作，都让李光吉看在眼里。

小杨翻出女死者照片，一边问「你认不认识苗青」，一边给李光吉看。或许是对「愣头青」小杨彻底放松了警惕，又或许看照片看得眼花，李光吉只扫了一眼，脸色大变，立刻转开视线不愿再看。

曹队也反应过来小杨想干什么：

李光吉根本不知道苗青的死法，且对尸体表现出了正常的强烈排斥。

一环破，环环破。

小杨将一摞照片递到李光吉跟前，最上面是那张被认错的死亡现场照：「你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故事，现在，我还你一个。」

小杨的「故事」，推翻了我之前所有的设想。

「3月8日那天，你接到加班电话，在北郊和苗青分开。但打车的不是苗青，是你。作为暖男，你一定会把车留给两个女人，方便她们去农家乐吃饭，自己打车去公司加班。应酬结束后，你在酒店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才回家，却看到了极为怪诞的画面——姚婷抱着一个新生女婴。

「由于姚婷对你的依赖，很多人认为，是你安排她假扮孕妇，其实不是。车祸后，你们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无论是谁出了问题——当然，我倾向于是你——都让姚婷越来越执着于受孕，甚至假装怀孕。或许为了照顾她的精神状态，也许出于愧疚，你默许了她的『无理取闹』，对她呵护备至，直到你看到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。

「这种案子不算罕见，欧美、东亚都出过几例，假怀孕的女人想要得到真实的孩子，并享受孩子诞生的过程，会向孕妇下手。或许你不知道这些案例，但你清楚姚婷没有怀孕，又看到了染血的衣物和刀，你马上开车前往北郊，想要救回苗青。但我们已经拉起了封锁线，你进不去。

「回到家后，你看着苗青遗留在车上的提包，想起她和丈夫分居两地、鲜少联络，意识到我们需要花时间确认尸体身份。而这个时间差，足够你开展一个绝妙的计划。」

面对精神不稳定的太太，李光吉坚信，只有自己能解决这个天大的麻烦。

他马上安排姚婷回娘家，和姚家三人对好口供，随后着手伪造「物证」。

李光吉将包裹婴儿的染血丝巾烧毁，埋进花盆。又以「与太太争吵」为由，「一气之下」打碎车窗玻璃，弄伤手后，将带有血迹的车驶入维修厂，合理要求大清洗，销毁座椅套、方向盘套等染血物件。同时，弄坏电脑硬盘，清除当晚的工作痕迹，找机会扔了苗青的包和夭折的孩子。

李光吉很清楚，如果把孩子留给姚婷，一定会有麻烦，所以找了个理由将孩子带走。

女婴早产，本就虚弱，没有得到专业的治疗，当时已经濒死。然而姚婷却不知道，她深信李光吉会照顾好他们的孩子，直到她听见孩子已死，才在惊惧下晕厥。

李光吉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误导警方，让自己成为第一嫌疑人。

但所有的物证，都无法证明李光吉杀人。只要全家咬死口供不放，他被判刑的可能性很低。

小杨喝了口水，看着脸色铁青的李光吉道：「我最欣赏的一环，是你在网上买了一把和凶器一模一样的剔骨刀，印上指纹后，砍缺刀刃丢弃。即使我们找到刀，也不可能验出苗青的DNA。」

「你……」李光吉突然笑了，「同志，你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，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上下嘴皮一碰，就瞎掰出这么骇人听闻的罪名？你有证据吗？」

「有啊。」

小杨放下杯子，也笑了：「我欣赏你买刀的计划，不是因为这个假证据做得有多巧妙，而是你下单的账号，属于蒙慧琴。」

曹队说，小杨这句话一出口，李光吉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。

「你很聪明，知道如果用自己的号买，早晚会被查出来，所以，你用蒙慧琴的身份，申请了新账号。你也知道，无论是你还是姚家人，丢弃血衣和凶器都有风险。我不得不称赞这一步走得漂亮，你把清洗过的血衣和真正的凶器放在姚家，嘱咐姚昌远、蒙慧琴收到货后，以货不对版为由——用衣服包好凶器，寄还给商家！」

小杨告诉李光吉，我们已经派人截留包裹。一旦衣服和凶器被找到，即使他清洗过，也能验出血迹残留。

面对铁证，李光吉终于崩溃，挥手扫落桌上照片，不断声称「婷婷不是故意的」「婷婷只是生病了」「婷婷没想杀人」.....

听到这儿，我后背已经爬满冷汗。

每个刑警都会根据案发现场、物证、人证，串联案发当天的情况，并模拟犯罪者的心理。经过反复练习，积累大量经验，老刑警能「猜」出犯罪路径。

但杨锐，几乎不需要经验，就顺利还原了犯罪过程。

顺利到仿佛亲眼所见。

姚婷被控制住没多久，曹队就接到了交通部的电话。包裹已成功截获，物证移交鉴定，会尽快给出结果。

但我知道，不需要结果，李光吉已经输得彻彻底底。

另一边，姚婷得知犯罪事实被揭露，却只是抓着婴儿照片，不断喃喃：「是我的孩子.....不是别人的，是我的孩子。」

同样被捕的姚昌远、蒙慧琴均心灰意冷，在压力之下交代了协助李光吉、包庇姚婷的罪行。

我推开审讯室的门，想招呼小杨出来休息。

没想到李光吉突然开了口。

他直勾勾盯着小杨，满是被计划反噬的不甘：「你是叫杨锐吧？姓杨的，死也让我死得明白，告诉我，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婷婷的？」

小杨想了想：「找到的刀上只有你、姚昌远和蒙慧琴的指纹。」

李光吉呼出口气，愤怒地拍响桌子：「我早就告诉他们，一定要让婷婷碰到那把刀，该死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！」
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下意识看了小杨一眼。

他解释道：「我们去的那天，砧板上有没切完的肉和青椒，混放，厨刀搁在一边。常做饭的人，不太会一把刀切荤又切素，而且刀工很差，显然不经常下厨。」

我醍醐灌顶。

既然李光吉不常下厨，家里就应该是姚婷做饭。但剔骨刀没有她的指纹，却有姚家二老的指纹，这个物证就非常可疑了。

我刚想夸小杨观察细致，他却没来由地笑出了声：「你放心了？」

接话的是李光吉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因为刀怀疑姚婷的时候，你松了口气。」

小杨饶有兴致地看着李光吉。

从我的角度看，他仿佛在看一匹受伤脱力的野鹿。

「我终于明白你在想什么了，哈哈哈哈……」小杨一面笑一面摇头，「可悲的自尊心。你觉得搞砸这局棋的，是姚昌远和蒙慧琴？你以为这样，就能凭借『无私地保护姚婷』而在姚家站稳脚跟？你希望他们不仅对你心怀愧疚，还对自己的失误悔恨终身？」

狩猎，还在继续。

李光吉攥紧拳头：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什么悔恨愧疚，你在拍电影吗？」

「是你一直在唱戏，或者说……作秀。」

小杨拿出几张苗青的尸体照，以及一只物证袋。袋子里有半截树皮，是从李光吉的车胎中提取的，一直被当作无关物证。

「你还没见过苗青的尸体吧？衣服虽然凌乱，但明显被整理过。凶手在剖开苗青肚子后，还好心地将衣裤还原了。剖腹手法虽然粗糙，但刀口从阴部向上，是不想伤害到肚子里的胎儿。加上苗青死前服用过安眠药，凶手确实不是想杀人，只想取走孩子。苗青中途疼醒，凶手没有用刀直接刺死她，是担心母亲死后，胎儿在腹中缺氧。于是凶手跪在苗青双臂上，压住她上身，想用丝巾勒晕她，但意外失手，导致苗青死亡。这一系列行为，不像男性行凶者会做的事。」

我清楚看到，李光吉脸上的肌肉在抽搐。

他尽量克制着情绪：「你从一开始就怀疑婷婷？为什么……」

「因为你跳出来了。」小杨指指证物袋，「这片树皮残留有腐植酸铜，是一种防治果树腐烂病的农药，除了在防病期使用，还会在雹灾后，用来保护被砸伤的树枝断口。邻居看见你 9 号上午十点驾车回家，在那之前，你赶去找苗青时，碾到了树枝吧。」

「这只能证明我是为了保护婷婷……」

小杨点点头：「对，直到你特意将那几盆花放在茶几旁引起我们注意。」

我脱口：「那几盆花是故意的？」

小杨没明确回复我，只是继续将李光吉扒皮拆骨。

「即使没人知道花蕾期不能换盆，你也会想办法让警察发现盆里的纤维，因为你需要独揽嫌疑，好塑造自己为爱献身的『壮举』。」

小杨不是个话多的人，但面对李光吉的垂死挣扎，他将所有疑点揉碎了喂到李光吉嘴边，强迫他咽下去。

「即使同意你和姚婷结婚，姚家也从来没把你当自己人，家里挂着全家福——没有你。」小杨竟然有些怜悯，「你们关系很差吧？蒙慧琴那么关心女儿，却连她假怀孕都不知道，显然平时几乎不走动——因为姚昌远看不起你。」

「看不起」三个字，深深刺痛了李光吉，他咬牙盯着小杨，像是想把他活剥了。

「你凭什么说他看不起我，他凭什么看不起我？」

「未婚搞大人家女儿肚子，买车买房靠的都是岳丈，酒驾车祸害妻子流产、孩子丧命，被开除出公职队伍，三十了还只是个置业顾问，谈生意不得不陪客户找小姐。换了我，我也看不起你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！」李光吉怒火中烧，「你知不知道，那天是婷婷劝我开的车，要不是我，婷婷知道自己流产的时候就自杀了！要不是我，婷婷这些年能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在家享清福？要不是我，婷婷早就坐牢了，要不是我.....我那么爱她，为了她，我可以忍受他家的白眼，我连自己的前途都豁出去了！」

「不是豁出去，是等价交换。」

小杨从容不迫，开始收拾照片和物证袋：「计划成功，你无罪释放，不仅能让姚家人另眼相看，也掌握了姚婷的犯罪证据。姚昌远再瞧不起你，也不敢让姚婷跟你离婚。」

「计划失败，你知道姚昌远和蒙慧琴爱女如命，即使告诉他们要在刀上留下指纹，只要不说破指纹的重要性，为了保护女儿，他们也不会再让她接触到凶案相关的东西。人是姚婷杀的，疑点由姚家承担，凶器由姚家替换，你豁出一切保护妻子，赢得了好丈夫的名声，还不会坐太久的牢。」

话到这儿，他停下动作，抬头看向李光吉，露出了近乎残忍的微笑。

「你说，如果他们知道，你用姚婷做筹码，她还会爱你吗，你还能拿到姚家的财产吗？」

李光吉如遭重锤，仿佛全身筋骨被抽离，一下瘫在椅子上。那双原本精明发亮的眼睛，也变得黯淡无光。

和小杨离开审讯室时，走廊上刮进一阵冷风。

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，脱口叫住他：「你一开始就知道真相？」

小杨看我一眼，恢复了平时寡言少语的学生仔模样，只点了点头。

我突然有些恍惚。

既然小杨知道一切，只要告诉我和曹队，把证据搜集到位，直接就能定罪。但他没有，他藏了犯罪侧写、腐植酸铜、砧板上的肉和菜，如果不是拦截包裹需要调动其他部门，他可能也不会告诉曹队「退货换刀」的计划。

李光吉用姚婷做筹码耍我们。

杨锐用我们做筹码，耍李光吉。

我没忍住，终究问了一句：「你说你想知道李光吉为什么这么做，不是想知道犯罪过程，是想知道.....他为什么把花盆摆得那么显眼？」

小杨笑了笑：「尊严，挺有意思的东西，对吧何哥。」

我不知道尊严有没有意思。

我只知道，他和李光吉一样，在享受操纵全局的快感。

案子结束后，曹队和杨锐在办公室聊了一下午，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什么。

我借汇报案情进展的机会猫进去，想听一耳朵。

推开门时，曹队正在问：「你对药品很熟悉？」

杨锐坐在曹队对面，答得意在言外：「家庭原因，了解一点。」

没两分钟，我就让曹队轰出来了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见过杨锐展现出那种原始、血腥、如同猛兽诱捕猎物的攻击性。

但我一直很庆幸一点——杨锐是警察。